

# 《道枢》生命哲学整体性剖析与建构

逢礼文

(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中国的生命哲学与通常意义上的生命哲学(即西方生命哲学)基本上是两种不同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传递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完全可以称之为“生命道教”。曾慥在关注生命、兼收并蓄的态度下辑录的养生专辑《道枢》,其生命哲学的成就主要在于对生命的整体性认识与对生命智慧的全面性涵盖。《道枢》对生命的起源、生命的存在、生命的超越有完整的理论建设,比较全面地对生命进行解读和实践。《道枢》生命哲学最深层的基础在于其宇宙论,其核心在于天人论,“法天象地”贯穿于生命能量和质量提升的整个过程。对脏腑经络理论的认知和把握是《道枢》以提升生命为目的之修炼体系中所不能缺少的生命物质基础理论。而生命超越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解脱意识,为生命解脱,尤其是精神解脱,提供了美妙的超越性体验。《道枢》研究的视域、深度有待开拓,仍然存在诸多盲点和尚未考实的问题。

**关键词:**《道枢》;曾慥;生命哲学

中图分类号:R212;B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3)05-0018-08

中国的生命哲学与通常意义上的生命哲学(即西方生命哲学)基本上是两种不同的哲学体系。<sup>①</sup>虽然皆以生命为重心,但是二者在研究进路、研究指向上的差异却显示了哲学背景对哲学发展的强大影响。“中国哲学是中国人对宇宙现象与人的生存原则的一种领悟和把握,并且把这种领悟与把握的基本精神贯彻于实际践履之中所形成的一门学问。”<sup>[1]</sup>其中关于自我身心的认识与内省修养可视为生命哲学。<sup>②</sup>牟宗三先生即指出:“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sup>[2]</sup>因此研究中国哲学,必然要研究其生命哲学,这既是题中之义,又是核心所在。而对生命哲学的研究必然会将中国哲学的研究引入一片更加开阔、明朗、实用的境地,对于道教生命哲学的研究即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收稿日期:2013-01-2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道枢》及其百种引书的综合整理与思想研究”(10YJA730005)

作者简介:逢礼文(1983-),女,山东青岛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① 陈俊辉先生认为,“在关注、探讨与解释生命这一主题上,(西洋的)生命哲学界至少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进路:一是生物学的;另一是内在体验的。”由此,“生命哲学的主要思想及其内涵,系有:(1)认知动、植物的世界;(2)关注人类的生命世界这两种”。参见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陈俊辉所著《生命哲学 VS. 生命科学》一书第79页。对于这两种进路、内涵,人们更倾向于将“内在体验”之生命哲学作为研究对象。生命哲学应该关注人类的生命世界,而不是将一切生命作为研究对象,不是将所有生命纳入到这一体系中来,那是生命科学的研究范畴。也就是说,生命哲学辐射到所有生命时,必须以人的生命为中心,更为深层地认识自己。当然,生命哲学没有否定生命科学之意,只是更突出人的生命意义。这样一来,西方生命哲学的内涵就明朗起来。而这种内涵在本质上与中国的生命哲学又是相通的,只是中国的生命哲学更具有其独特性。

② 中国哲学的儒、释、道三家无不彰显着对人生的反思和体悟,以自我为本位,推及他人和社会。中国哲学是以生命为中心的,对生命的关注是首要的,几乎所有哲学涉及之处都是基于对生命的重视而展开的。中国的生命哲学具有更大的涵盖性,对生命存在、生命本质、生命意义、生命永恒都有完整的理论建设。中国哲学又是行动的哲学,以生命最圆满的完成为其标的。于是,生命的过程和实践有了不同意义的展现,生命的层次与境界也有着种种不同。

道教哲学最为基本的是：“以人生哲学为主，以宇宙本体论为辅，以个人为本位，追求个体生命的永恒性。”<sup>[3]</sup>道教的基本宗旨概括而言就是：“延年益寿、羽化登仙”。这完全是强烈生命意识的宗教追求，并且，道教哲学自觉地运用象征符号传递着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因此，将道教称为“生命道教”，恰如其分。《道枢》广辑南宋以前道教练养之作，以生命为旨归，其中的生命哲学体系是完备的。<sup>①</sup>恰如《道藏提要》所言：“《道枢》堪称南宋前道教练养之百科全书”。<sup>[4]</sup>《道枢》的哲学思想、养理论、修炼功法皆以关注人的生命为中心，其宏厚的生命智慧为生命哲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些“素材”既有对生命的认识，又有对生命的理想。以生命哲学为视阈，即是以《道枢》为范本，整体把握南宋前道教生命哲学之概况。

## 一、《道枢》生命哲学纲要

道教自创立伊始，便深藏生命哲学的观念。随着道教的发展，随着道家、道教学说“内化”的趋势，关于人自身内在化的生命哲学必然最终系统、成熟地出现。“形上学的思考与深入的宗教体验在五代、北宋初期，终于凝成了道教以性命双修为特征的生命哲学。显然，这种学说乃以生命观念，更确切地说以生命理性为基础，因而它所涉及的所有问题都是与这个基础相关的。然而，一旦生命哲学形成了，就意味着道教理论的成熟，它不仅有了本体存在论、人体修炼论，还有了宗教思想境界论，每个方面都能圆融无碍，自成其说，三个方面又融作一体，自性俱足，不假外求。”<sup>[5]</sup>道教生命哲学的指向非常明显，就是本体论、人体修炼论、境界论。

### （一）本体论：生命的起源与整体性

《道枢》生命哲学最深层的基础在于其宇宙论，这是必不可少的逻辑起点。而其核心则在于天人论，是不可或缺的指导原则。即是在宇宙生成论的奠基与天人论的轮廓支撑下，《道枢》生命哲学才成为可能，具有了完整的体系。

《道枢》对“道”的认识渊源自先秦道家的宇宙发生观。其中，仅对《老子》第四十二章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直接阐发至少就有十二处之多。“道”被视为宇宙万物之本，是最高实在，人与万物皆由“道”所衍生。“夫道者，能生天生地、神鬼神帝者也。”<sup>[6]760</sup>“夫道生天地，而人亦道之所生也。”<sup>[6]763</sup>由天道而下贯到人道中来。“道”的本原性及其创生力确立下来了。“道”在创生万物时，其发生过程有着独特的“一、二、三”的顺序性，而且是“五太相生，在物之先”。<sup>[6]624</sup>在万物生成之前，“道”的衍生就已经历了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极，这便把易学的思想也容纳了进来。“为回答天地万物的最初根源问题，《易纬·钩命诀》用‘五气渐变，是为五运’来认定天地万物的最初根源是‘气’，是不断生生的、演化中的‘气’”。<sup>[7]</sup>《系辞上传》讲“生生之谓易”<sup>[8]503</sup>的阴阳气化流行观，其提法是“《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sup>[8]519</sup>“太极”被易学家看作是宇宙的最初本原，是阴阳未分的本然状态，“两仪”则是从“太极”分化出来的阴阳二气。道家、道教的本原论同样也属于宇宙生成论。而且，“气”在宇宙生成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道枢》中，“气”往往等同于“道”。<sup>②</sup>“气者，道也。”“道生一者，太空之一

① 总体而言，学界对《道枢》的研究还处于比较基础的阶段，集中于综合性介绍和考据成果。对于《道枢》思想内涵方面的发掘，暂时没有投入太多关注，成果也不多，不但没有专著，就是专门的学术研究论文也凤毛麟角。以生命哲学为视阈，先进行整体性研究，不但有其价值意义，而且进展起来也会比较容易，还可以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石。从生命哲学的角度来研究《道枢》不仅仅是一个新的视角，更是《道枢》本身对学术研究的呼唤。《道枢》的生命意识是由内而外的信息传递。首先，是道教的宗教信仰、宗教体验不断激励着道教生命哲学的前进。其次，《道枢》生命哲学所散发和带动的生命智慧，无论是对古人，还是对今人，都是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和行动指南。应该尽可能地攫取《道枢》中的生命精神，用以认识生命、完善生命。

② “道”“气”是中国哲学的两个重要范畴，是不可以简单地加以等同的。那么，在《道枢》中，“道”为什么与“气”等同呢？可以从三个方面对“气者，道也”进行理解。其一，“气”根源于“道”，“道”为本。其二，这是一种“道”“气”不二思想。其三，“道”“气”连起来讲，是从“道”生“气”的气化流行宇宙观这个角度说的。

气也。万物与人,其生因乎一气者也,其死归乎一气者也”。<sup>[6]723</sup>这样,“道”的创生力就体现为“气”“元气”的创生力了。“道生一”,“一”就是“气”。在“道”与“气”的关系中,创生力的根本仍然在于“道”,“气”的创生力实际上是“道”之创生力的衍生和体现。

《道枢》中的“道”具有绝对性、规律性,它不仅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更内在于万物之中。万物时时刻刻都离不开“道”,“道”是万物发展变化的生机和动力。“道”无处不在的玄妙则更具“本体论”色彩,这是“道”的哲学特色。“人在道之中者也,道在人之中者也,鱼在水之中者也,水在鱼之中者也。道去则人斯死矣,水涸则鱼斯终矣”。<sup>[6]622</sup>“道”在人身中,与人的心、性联系最为密切。“古先至人,教人修道即修心也”。<sup>[6]816</sup>心通同于“道”,以“道”指引生命,以生命成就“道”,“道”成为可以体验的。它体现在人身之中,其实也是人“通”于“道”、“复归”于“道”的途径,“道”引导生命与之同一律动。

在《道枢》中,对于天人关系的论述并非局限于宇宙论层面的直接论述。在其他方面,不但以其为哲学背景,更从天到人,以其为指导原则。从生命整体性出发,关注人的生命,其着力点并不在于对外部宇宙进行准确认识,而在于说明天与人是同源、同构、同感的生命整体。天、地、人均由“道”所生、禀“气”而成,在本原上一体不二,具有同一性。不仅如此,天人起源还有同一生成程序,个体生命的发生亦与天相似。天与人的这种关系进一步决定了天人之间互象互应。“天地至大者也,人身至小者也”。<sup>[6]778</sup>人的生命物质组成都可以在天地自然中找到对应,且结构相似。天地有四时五方等时空序列,人的生命必然也是应时应方的。“人何以肖天地欤?正阳子曰:吾之目,其日月也。吾之肠胃,其湖海也。吾之喜怒,其阴霁也。吾之鼻颞,其五岳也。吾之呼吸,其雷霆也。吾之五藏,其五行也……吾之生死,其天地之返覆也。夫能测天地之机,吾可以等其久矣。”<sup>[6]637</sup>

“法天象地”<sup>①</sup>贯穿生命提升的整个过程、各个环节,起着模式和机制的作用。在《道枢》中,各种提升生命能量和质量的修炼方技,特别是内丹,都是在“法天象地”的原则性指导下进行的。它们在操作理念、具体操作程序上虽有不同,但是都要求遵循天地自然法则,按照天地、日月、四时五方等的规律与特点行法,以达到长生延命甚至羽化登仙之效果。“天地以日月为用者也,人以荣卫为用者也。人之用能与外之日月不差,则寿同天地矣”。<sup>[6]693</sup>可见“法天象地”在修炼中是何等之重要。借日月交出、寒暑更替之天符而窥知生命提升之进退、法程,这种思想有着实践基础,并在实践中处处体现。在生命的提升过程中,“法天象地”本身就是一个完整而复杂的体系,反映了其内在的宇宙意识。在这个体系中,阴阳应象、五行比类等也是题中之义,是内在的,不可忽视的。<sup>②</sup>它们不可离分、彼此交织,共同构成了整体性生命。

真正做到“法天象地”,就必须遵守阴阳运动之规律,并以其为法则,在整体生命观念下控制、提升个体生命。“阴阳者,有四交四合。曰阳交阴,曰阴交阳,曰阳交阳,曰阴交阴;曰阴合阳,曰阳合阴,曰阴合阴,曰阳合阳。应乎天地之八节、日月之八候者也”。<sup>[6]815</sup>阴阳是“道”之用,阴阳之“交合”即是“造化”。阴阳不仅是人应该效法、遵循的规律,还是贯穿天地自然与生命内外的属性表现。“养阳者不当在乎春夏,所以养之者,以其气在于心与肝也。养阴者不当在乎秋冬,所以养之者,以其气在于肾与肺也。夏至之后,真汞积于绛宫;冬至之后,真铅积于丹田。”<sup>[6]814</sup>也就是说,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阴阳属性,生命形体亦包含并体现着宇宙中普遍存在的阴阳。人的身体应该根据阴阳之变换而进行调适、修养,以提升个体生命能量。八卦、六十四卦是对阴阳思想的深化,卦象再配以不同的方位、时间(十天干、十二地支、二十四节气、十二月等),以表示阴阳二气对待消长与人体气血盈虚等的对应关系,而且更能够对生命与自然的

① 《老子》第二十五章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天象地”是指人身为天地之缩影,即人身小天地,而天地也可看作人身之放大,即天地大人身,所谓“天法象我,我法象天”。

② 阴阳与五行关联在一起,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战国时,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说广为流行,被秦汉道家、儒家和神仙方士以及后世道教所吸取。在《道枢》中,虽然二者理论上各有侧重,但皆以取象比类为旨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交互互补、相容相通,俱位于生命整体性的视域之下。

对应性、一致性、稳定性进行解释。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复杂的表述方式成为人们提升生命实践活动中对时空序列、修炼阶层等进行系统解说的语系,或者说是内涵深刻的语言符号。《道枢》对于提升生命的修炼方技多有介绍,这些修炼方技阶层多且程序繁杂,而这种语系确实助益良多。

“道莫大乎五行。”<sup>[6]763</sup>《道枢》非常重视五行理论,尤其在以内丹修炼为内核的篇章中更甚。这主要是因为《道枢》生命哲学在提升生命能量与质量,尤其是超越生命之界限方面,不仅有着哲学层面的支撑,在技术层面更是多有论述。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五行颠倒相生理论在内丹修炼中颇有深意。“五行不顺行,虎向水中生。五行颠倒术,龙从火中出焉。龙者,心液正阳之气也。虎者,肾中真一之水也。是之谓玄中之玄,真阴阳之粹质,在人则生人,在己则生神者也。”<sup>[6]673</sup>水火互藏,金木颠倒。五行相生是为顺,五行相克是为逆。在内丹修炼中,以五行逆克为“颠倒”。五行颠倒,归根复命,杀机转生机,其重要性非同一般,不可小觑。五行理论有着较为完备的体系,然而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要想跳出其预设循环,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在《道枢》中,五行理论也是在“法天象地”的整体生命观中阐述、运用的。因而,它不是孤立的,而是与“道”、四时五方、阴阳八卦等交织在一起,共同解释、关怀整体性生命。

“子钟离子曰:人也圆颅方趾,天地之象具焉。阴升阳降,天地之机藏焉。肾,水也;心,火也;肝,木也;肺,金也;脾,土也。”<sup>[6]827</sup>将生命的整体性全方位地呈现出来。且不论其中的具体知识性认识是否完全正确,其生命整体性精神的确彰显出来了。对生命整体性这几个方面的论述,《道枢》中俯拾皆是。《传道上篇》吕子曰:“气也,液也,其升降如天地阴阳焉。肝也,肺也,其传导如日月往复焉。”<sup>[6]827</sup>人体的内环境系统的运作与天地大环境的运作有着高度的一致性,由此可略窥一斑。虽然《道枢》中的天人关系有着其粗朴的类比性,亦多有牵强、抵牾甚至过于理想、不切实际之嫌,然而,这种思想从整体上理解世界、理解生命,将人的生命置于自然世界整体之中,这种整体观着实有其明智与可贵之处。但必须指出,“法天象地”的生命整体性从现象上看,理论完备,然而,这个体系确实太复杂,特别是在个体生命的提升过程中,很难精确地把握,加上这种体系下生命提升的个体性太强,体验性认知影响太大,事实上实践操作起来就已经是困难重重,更毋庸说达到理想中那种长生久视、复归于道的效果了。不过,这种良好的愿望还是值得称道的。

## (二)人体修炼论:生命的存在

人体生命结构是人体生命现象和功能的生理基础。《道枢》关注人的生命,注重生命的提升与超越,从逻辑上讲,也必然对人体生命结构有所探讨和涉及。事实上,《道枢》在很多篇章中,既有对人体生命结构的知识性认知,又有对人体生命结构认知的实践性运用。并且,在认知和运用的过程中,人体生命结构理论绝不是单独起作用的。生命的起源和整体性决定了,无论是天地自然为一体的大生命系统,还是个体生命的自我对待,人体生命结构也必然是在这一背景下付诸践行。

《道枢》之人体结构理论主要体现为脏腑经络物质基础理论。脏腑经络理论大部分是从古代中医学借用过来的,脏腑理论反映了人体的内部构造及功能,经络理论则注重人体各部分的相互联系。对脏腑经络理论的认识和把握,是《道枢》以提升生命为目的之修炼体系中所不能缺少的生命物质基础理论。在《道枢》中,对脏腑经络不但有着总体上的组织性把握,而且对其形成次第、过程亦有研究,这并不是《道枢》人体生命结构的重点,其重点在于对功能的探讨和运用方面。人之五脏各有其所主之属,“肺者藏之盖也,心者五藏之专精也,目者是其窍也。心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肾主骨,是谓五藏之所主也。”<sup>[6]764</sup>五脏与整个人体联系在一起,成为不容置疑的中心。

五脏与人的精神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有着各种不同的心理存在形式,且这些心理存在形式与五脏相对应而互动。“五藏有七神,而各有所藏。所藏者,何也?人之神气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与智,肾藏精与志。”<sup>[6]764</sup>这种对应关系的确立不仅更深入地认识了人的心理及其存在形式,并且在生命的提升中,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完整体系。身心的互动使古人更深刻地理解生命、把握生命、

延养生命。五脏不只是与人身内部之生理、心理互动,在“法天象地”的背景下,也要应时应方,配以五行。在提升生命的过程中,不得不说,这一理论更具科学精神。

道教与古代医家不但在人体生理结构上认识基本相同,而且超出这种实物性认识,在人体本质结构认识方面,依然保持着一致性。这种现象就为道教医学的成立给出了最基础、合理的解释。人体本质结构不但有其医学价值,就道教而言,其价值更在于为生命的提升提供了思路 and 方向。

形、气、神与性命观都是对人体本质的认识,且二者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人是形、气、神的统一,也是性与命的统一。二者的一致性可以这样理解,性即为神,命即为形、气。“神者性也,气者命也,神不外驰则气定矣。”<sup>[6]686</sup>这两种认识的本质其实是一致的,只是形、气、神更为细致些。另外,必须指出,“心”在人体本质结构中也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概念。《道枢》对人体本质结构的认识非常完整。及至后来,道教的“形、气、神”理论<sup>①</sup>与性命观也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道枢》的性命观比较明朗。“天与之形,物俱有形。道与之性,物俱有性。”<sup>[6]611</sup>性是与生俱来,与“道”一起被赋予的。“夫道者,性之本也。性者,心之源也。心性同体,应化无边,是乃所谓自然者也。”<sup>[6]638</sup>心、性同体,可见,性的指向非常确定。“人之神在性。”<sup>[6]638</sup>性,即是神,即是人的精神意识。“心以性为神,神以心为用。神者性之真也,性者神之体也。是以存神养气,湛性冲神者,常使神以辅气,气以辅神,自然长生者矣。”<sup>[6]724</sup>心、性、神就这样统一起来了。“形气为性之府,形气毁则性无所存,性无所存则我何有?”<sup>[6]623</sup>命是形、气,是性的物质基础。人的生命必须是“性”与“命”的统一,“性者命之本也,神者气之子也,气者神之母也,子母者不可斯须而离也。”<sup>[6]638</sup>性命即为神气,命是性的物质基础,性是命的主导。“交合龙虎,返本還元,使性命两全,逍遥宇宙者,是能明大道之真一故也。”<sup>[6]760</sup>性命一定要双修两全。

### (三)境界论:生命的超越

“生”“死”是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转化的一对范畴。“生”是生命的开始以及存续状态和表现,生命一旦结束,也就进入了“死”的境地。宇宙万物不论生命之短长,都会以“死”作为生命的终结。《道枢》对“生”与“死”的认识,从生命现象角度来看,是比较客观的,确认了生命的局限性。所谓“虚化神,神化气,气化血,血化形,形化婴,婴化童,童化少,少化壮,壮化老,老化死,死复化为虚,虚复化为神,神复化为气,气复化为物。噫!化化其无穷者哉!”<sup>[6]613</sup>生命之产生、成长、死亡,即“道”之顺行而“化”,是生命之必然顺序和过程。另一方面,虽然“死”是生命过程的终点,但也是“生”的起点。需要说明的是,作为“生”之起点的“死”以及由其而化之“生”,已经超越了个体生命之范围,而进入更为上层的宇宙生命之范围。就个体生命而言,“死”就是毁灭。《道枢》对生命,对于延养、提升生命之能量、对生命之超越,都是以个体生命为中心的。对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注以及对个体生命持续性的炼养,则是以其局限性——“死”,作为最直观、最强烈的背景和动力的。

认识到生命有始有终,特别是认识到生命的局限性,其背后的果敢精神并没有向现实认输。对生命的强烈愿望激发着“我命在我”的自主性和自信心。“我命在我”首先是对宿命论的完全否定。“道”赋予万物生命,但是并不控制生命的自化,这是“道”之“德”。这样,人便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进行价值选择,控制自我的生命力。个人生命意识的强弱、价值选择的不同、控制能力的发挥就使得个体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并且人是具有与道合真的返回力的,这种力量源于“道”的指引。但能否真正做到,那就因人而异,不可同日而语了。于是,追求长生、追求成仙就成为道教徒孜孜以求的事业。其中,必然要解决的内在问题就是打破生命的局限。

<sup>①</sup> 尤其是在内丹中,精、气、神或形、气、神的动态转化成为修炼法程的主体。虽然,形、气、神三者共同构成了人体本质结构,三者无论哪个有所缺失,都会导致生命结束。但是,三者之中,神的地位相对而言,比较突出。

如何消除生死之别呢?在理论上,必然要将生死的界线模糊化或消灭掉。生死界限的消解是与“道论”一致的。“道”创造了万物,人的生命也从“道”而生。“道”普遍地蕴含在生命中,并使生命个体有能力复归于“道”。“道”是永恒的,当个体生命与“道”合一时,生命就进入到永恒之中,也使实现着生命的超越。这样一来,超越生命界限的过程就成为向生命原初复归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逆向的。超越的境界又是与神仙信仰一致的,神仙的完全解脱和自由、神仙的长生不死成为人们所向往的生命终结。于是,“道论”与神仙信仰一起成为生命超越的支撑,给予超越生命的指向性。“惟炼凡至于仙,炼仙至于真,炼真合于妙,合妙同乎神。神与道合,即道为我身。所以升玉京,游金阙,能有能无,不终不歿矣。”<sup>[6]623</sup>由此可见,只有与“道”合一,“道为我身”,才能达到神仙境界。于是,“道论”是生命超越的理论依据,而神仙信仰则是生命超越的最终旨归。虽然总的指向是这样的,不过神仙境界也有着不同情形。神仙形式的差异,是与形、神的离、合直接相关的。一种是形神相离,则为尸解。此时形体没有实现超越,神达到了超越。于是,生命就以精神生命的永恒,实现了生命的永恒。一种是形神相合,此时形体也实现了永恒,总体生命实现了完整超越。然而,这两种生命超越的形式在方法论上讲,并不是同时产生的。而且,在发展过程中,随着时代的推进以及成仙理论与实践的演化,这两种形式的地位从来都不是均衡的。唐之前,形神俱仙是主流;唐之后,精神超越是主流,逐渐由外而内,由外信道进入内信道,由外丹倾向转为内丹倾向,由形神超越改观为尸解超越。当尸解信仰成为主流,对于形体的超越和永恒已经不再希冀,而是将注意力完全放在对精神生命的超越上。精神生命的永恒是以对“神”的修炼成就的。“定之中出其阴神而不能返,其名曰尸解,非道也。此吾所谓炼神合道者也。功成神迁,已弃其壳,尚须积行于世,俟其行满功成,然后受紫诏天书而居洞天。此吾所谓炼道入圣者也。”<sup>[6]822-823</sup>炼神合道,尸解成仙。并且,在这个入圣的过程中,功德也起着非同一般的作用,这便将道德生命的超越也归入生命超越之下。另外,形神之离合也并非固定不变、截然分开的。“既出而复入,入而不出,斯形神俱妙,与天地齐者矣。既入而复出,出而不入,斯神迁入圣,放乎三岛十洲之上者矣。”<sup>[6]847</sup>《道枢》的生命超越形式是非常灵活的,形神的离合状况非常复杂。

超越生命界限并不是简单的过程,在此之前,必须经历生命的充盈,达到生命的培固、精神的解脱。当然,这只是对生命的部分超越,但至少是对生存危机、人生苦短、精神苦闷的部分解脱和超越,显然也在自我超越的范围之内。即使还不能达到神仙境地,能将生命延长至千岁,这已经给生命以更广阔的时空了。在这样广阔的时空中,达到神仙境界的可能性必然会放大。长生、不死、升仙似乎已经成为永恒生命的发展阶段了。当然,对生命的充盈,不可能每每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往往对生命的延养、对身体健康的促进,也都已经给人们带来了一些解脱,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道枢》中,不仅对生死界限模糊化,为人的生命超越提供了可实现性。同时,还模糊了人神之间的界限,使得人神可以沟通。就这一点,不仅表现在许多神仙对凡人成仙入圣的辅导上。有趣的是,神的体系非常庞大,身内神的作用使得凡人对神仙必须有所敬畏。人体内有庞大的神明系统,且这些神明与身外的诸神都是相通的。所以,人在生命超越的实践中,必须对神明持敬畏的精神,守中抱一,这样才能使生命与天地等年,实现生命超越。神与人的感应自然而然成为生命超越的题中之义了。

在《道枢》论述生命超越思想时,其宗教神秘主义一目了然。我们可以怀疑其生命超越的现实性,但是,更多地应该从宗教关怀的角度理解生命超越,生命超越给人们带来的心理慰藉削减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慌。生命超越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解脱意识,它极为用力地张扬着生命价值,为生命解脱,尤其是精神解脱,提供了美妙的超越性体验。而且,生命超越也不仅仅是幻想,往往也有其修身养性的实用价值。因此,生命超越是有其存在意义和价值的,绝不能仅仅因为其神秘性而否定它所内涵的价值。

## 二、《道枢》生命哲学特质与学术研究空间

《道枢》生命哲学的成就主要在于对生命的整体性认识与对生命智慧的全面性涵盖,这使得《道枢》生命哲学体系相当完整,能够比较全面地对生命进行解读和实践。但是,应该对其价值性进行综合评判。

特别值得褒扬的是《道枢》的关注生命与兼收并蓄,这正是曾慥其人其书思想特质的集中体现。曾慥是一位博览群书、学识渊博的道教学者,他在《道枢》中收录了数量惊人的道教著作。同时在关注生命的理念下,真正做到了“敞开胸怀”,博采众家,收录了一部分儒、释作品。三教圆融,本身就是一种兼收并蓄。《道枢》对各种生命炼养技术都有所涉猎和研究,尽管在对待某一种炼养技术时,书中往往会出现不同甚至矛盾的态度,这也是正常的。毕竟各种生命提升手段都有其独立性,辩证看待的确有必要性。况且,《道枢》既然是辑录众家,众家又各有所偏,相互抵牾也就自然而然了。不得不说,《道枢》对于古籍的保存做出了重大贡献,虽然这些贡献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完成的。《道枢》对遗文僻典多有辑录,虽不完整,至少也为研究这些古文献提供了线索。并且根据《道枢》中可以考察到“原文”的卷、篇来看,曾慥的辑录称得上真实可靠。

曾慥在兼收并蓄的态度下,以内丹为主,进行了重点发挥。不但对唐中期以来内丹思想家的内丹思想进行了重点辑录,重中之重,又将钟吕一系凸显出来。并且,曾慥本人对内丹也是推崇备至、研究精深,《道枢》中曾慥个人的内丹思想见解独到。这对于了解内丹思想,尤其是内丹早期“成熟态”思想的真实概况,意义重大。并且,道教生命提升技术由“外向”转为“内向”的表现过程,特别是对《参同契》由外而内的解读,在《道枢》中体现得非常清楚。另外,内丹基础性的思想和操作程序,如形、气、神理论,性命双修等,在《道枢》中也都固定下来了。

虽然《道枢》成就斐然,但缺憾犹存。《道枢》从头至尾没有收录一张图谱,这是其不足之一。众所周知,生命炼养技术往往都是复杂而又难以理解的,加上语言表达的局限性,图谱的存在与直观表达就显得非常必要而重要。曾慥为什么未收录图谱呢?我们只能进行大胆的推测。第一种可能性是,《道枢》本来可能是收有图谱的。但是由于图谱数量少,或图谱与文本分开保存,或者其他原因,从一开始人们就没有充分认识或根本没有认识到这些图谱的存在,最后图谱也就自然得不到保存,或者今人还没有发现它们的存在。第二种可能性是,曾慥在辑录过程中,没有意识到图谱的重要性,认为图谱可有可无,加之制作图谱比较麻烦,于是根本就没有要收录图谱的打算。又或者,曾慥在生命炼养方面已经是颇有心得和收获,于是忽略了图谱的作用,而没有收录,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可能性。曾慥的辑录风格本来就不是逐句抄录,而是经过他自己的理解、加工而成。所以,《道枢》往往不会在某一篇文章非常系统地阐述某一具体思想,而是有侧重地发挥。如果将图谱直接收录,就会显得与辑录文本不相符合。于是,曾慥就选择舍弃图谱,只录文字。当然,这些可能性只是猜测。然而,就今本《道枢》而言,没有收录图谱,的确是一种遗憾。另外,在今人看来比较重要的一部分道教典籍,《道枢》并没有辑录。曾慥的辑录也许是出于个人的兴趣或偏好,又或者他本人所收藏的典籍虽然数量丰富,但也不可能应有尽有等原因,很多典籍没有涉及,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如隋朝苏玄朗的《旨道篇》《龙虎金液还丹篇》、唐《上洞心经丹诀》《大还丹金虎白龙论》、五代彭晓的《还丹内象金钥匙》、北宋《陈先生内丹诀》《内丹还原诀》等,《道枢》并未涉及。

以往学术界对《道枢》的研究成果不多、不够充分,研究视角固定,这本身便是一种缺憾。同时,这种缺憾使得对《道枢》本身的认识及文化攫取力度不足。尤其是《道枢》作为养生专辑,其关注生命的根本精神和思想方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而,目前对《道枢》的研究存在着种种缺憾。

《道枢》研究的视域还不够开阔,需要开辟新的“领土”。一方面,学者们对曾慥的生平,特别是《道枢》的成书时间、成书背景、版本源流、资料来源、编撰体例、养生成就等作了较为细致的研究,特别是黄永锋

先生的研究比较深入,为我们进行原典研究提供了方法。另一方面,亦有学者对《道枢》中的具体文献进行考证,然而就篇章而言,《道枢》四十二卷一百一十八篇,学术界仅仅对其中的几篇作了详细考证。可见这方面工作做得实在有限,更不用说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了。因此,对《道枢》所保存文献的出处考证及其与原著异同的考究,有待深入研究;此外,学者往往仅将《道枢》作为考证依据,而没有对《道枢》本身及《道枢》与其它道书的关系进行深入考证和分析。对《道枢》研究比较充分的考据学领域尚且存在可以拓展的空间,其它方面更是如此。《道枢》广征博引,是此前道教生命智慧、内丹养生学说之集大成,在道教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在考据学以外,道教史、思想史方面,对《道枢》几乎没有提及,即使有所涉及,或是寥寥数语,或是作为引证。《道枢》保存了大量南宋以前的道教练养著作,遗文僻典较多,并且曾慥本人的思想成果也多处可见,这对于研究南宋以前的炼养理法(不仅仅是钟吕一系内丹道法)和曾慥的思想极具价值。另外,在进行其它道教学研究及学科建设时,如养生学、道教医学、内丹学等,《道枢》中文献宏富、思想深厚,可以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道枢》研究的深度亦有待深化。《道枢》是曾慥有选择地对南宋以前关乎生命的道书研读而做的心得笔记,内容宏富,而对其内容的研究大有缺失之处,能深入其中对其生命智慧进行发掘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道枢》不但对南宋前大量古籍进行有侧重的复述式辑引,而且曾慥亦将自己的心得和研究成果保存其中,因而不但可以对《道枢》中的哲学智慧进行深入研究,还可以将《道枢》作为研究背景,既要深入其中,又要跳出其外。既可以对《道枢》进行特定视角下的专题研究,又可以将《道枢》与其它道经交相研究,相互印证;既侧重考据,又侧重内容。特别是《道枢》中含有丰富的生命智慧,上起汉魏,下迄北宋,各种炼养方技皆有载录,这对于人们的生命理解、生命实践、生命养护,都极具可操作性价值。

对《道枢》的研究仍然存在诸多盲点和尚未考证的问题。《道枢》中出现的神仙、人物众多,大多没有注解;遗文僻典多有收录,有赖《道枢》而保留了主要内容,虽只能管窥,但其文献学、版本学的巨大价值不容忽视,同时也使得对《道枢》的研究“先天地”便具有了重重困难,且工作量也异常浩繁。

#### 参考文献:

- [1]詹石窗.新编中国哲学史[M].北京:中国书店,2002:4.
- [2]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4.
- [3]李刚.道教生命哲学的特性[J].江西社会科学,2004(9):52.
- [4]任继愈.道藏提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461.
- [5]李大华.生命存在与境界超越[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12.
- [6][宋]曾慥.道枢[M]//道藏:第20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7]萧洪恩.“元气”演化史观——《易纬》的自然史观研究[J].周易研究,2003(4):53.
- [8]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Integral Analysis and Construction of Life Philosophy in *Tao Shu*

PANG Liwen

(*Taoism and Religious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The explanation of life philosophy in *Tao Shu*, a book about Taoism written by Zeng Zao, could be given from ontology, theories of human body cultivation and of perfect realm. With regard to ontology, the foundation of life philosophy in *Tao Shu* roots in its cosmology. Regarding theory of human body cultivation, it advocates “unity of mind and body” – a concept of *Tao Shu* based on two theories: the physical found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l organs and meridians, and the essential structural theory of essence, energy and spirit. Concerning the theory of perfect realm, there is an important standpoint in *Tao Shu* – to value life and pursue longevity, striving to free oneself from the limit of life to realize self-transcendence for eternity.

**Key words:** *Tao Shu*; Zeng Zao; life philosophy

(责任编辑:江 雯)